

婦運作家談婦運問題

景翔譯

愛芮卡·榮格 (Erica Jong) 在她的第一本長篇小說「怕飛」 (*Fear of Flying*) 出版後，聲名大噪，其實在出版這本書前，她寫過很多新詩、小說和評論，作品散見於 *Ms.*, *Harper's*, *The Nation*, *Paris Review*, *Poetry*, *Encounter*, *Parnassus*, *Mademoiselle* 等等著名的雜誌刊物上，也得過不少的獎。正如她自己在訪問中所表示的，她的作品中充滿婦解運動的意識。而她雖然一再否認，但「怕飛」和她在今年剛出的新書「自救之道」 (*How to Save Your Own Life*) 都不脫自傳性的色彩。

這篇訪問是由「書摘雜誌」的編輯馬丁·格羅斯(Martin L. Gross)在紐約所作錄音訪問整理而得，原載於一九七六年元月號「書摘雜誌」。

Gross：妳寫過那些作品？

Jong：我的作品有「蔬果集」(*Fruits & Vegetables*)，「半生」(*Half-Lives*)和「愛根」(*Loveroot*)，都是詩集，「怕飛」(*Fear of Flying*)是一本小說，另外一本新的小說「自救之道」(*How to Save Your Own Life*)已完成了八分之七。

G：新書的內容如何？

J：一個女人的婚姻瀕臨破裂邊緣，使她感到很大的壓力，也談到突然一舉成名天下知的後果。

G：是不是自傳性的？

J：我不用這種說法，因為我

覺得這樣會給讀者錯誤的印象。我談到柯蕾特(Colette)浦魯斯特(Proust)和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等這幾位對我影響很大的作家的作品時，我都稱之為「自我神話」。這幾位作家都以自己的生活為寫作題材，但顯然都重新整理過，也神話化了。

G：妳今年多大年紀？

J：卅三歲。

G：我想妳的生活發生了一次突變，都是因為「怕飛」這本書的緣故嗎？

J：這是主要的原因，不過我一直就受到讀者的追蹤。從我開始發表詩作之後，我常會在半夜接到讀者的電話，跟我說：「我坐過牢，看過妳的詩。」之類的话。我覺得接到這種電話是對我的一種恭維。我這輩子就想做一個作家。

G：妳不是一個很有不凡抱負的人嗎？

J：我那些最好的朋友們都說他們認為我一點也不「感覺」到自己有名，實在很令人吃驚。我認為這一套都是無稽之談。「怕飛」只是我學着做小說家而寫的一本小說，結果正好搔着癢處。

G：「怕飛」賣得怎麼樣？

J：平裝本出了十一個月，已經賣了四百六十萬本。全美出版協會說這是平裝本書籍裏銷售率最高的一本，甚至超過了「教父」(*The Godfather*)。

G：妳的書搔着了什麼癢處？

J：我只能由讀者的來信來加以判斷，他們差不多都說：「這個故事看起來就像是我生活上所碰到過的事。我一向以為這些事只有我才碰到過，也從來沒看到人寫成文

章印出來過。」

一般人都愛看男女之間的幽默笑話，他們也很高興能看到一個會開懷大笑的女主角。而且我覺得在那本書裏，女性的幻想也處理得很坦誠。

G：在性方面，女性的幻想是不是可以和男性的幻想等量齊觀？

J：哦當然哪，我想女人想男人，就和男人想女人一樣。

G：怎麼樣想法呢？

J：我想她們的想法也很自然，想像的是他們的肉體。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女性最主要的幻想還是遁逃。

G：遁逃？

J：就是要求自由。在我這本書寫了三年之後，我漸漸了解大多數人能引起共鳴的，就是大部份女性要想爭取自由，要離開她們的家

庭，要飛出去。

G：妳個人也曾經有過這種感覺嗎？

J：有過很多次。

G：妳曾經結過婚吧？

J：我是二十四歲結婚的。

G：什麼時候離婚的呢？

J：卅三歲。

G：如果你婚姻美滿的話，是不是還會有要逃離家庭的幻想？

J：我不知道，不過現在我生

活得很快樂。目前我一點也不想到逃離現狀，不過我敢說一定又會再有那些想法的。至於我會不會讓我的幻想付諸實現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G：這樣說來，遁逃是惡劣關係所引起的反應，而不是天下所有女人都有的幻想了？

J：我倒認為這正可以說明爲

什麼有很多女人二十剛出頭就嫁人，結果發現與跟她們生活在一起的人之間沒有多少相同之處。瑞典大導演英格瑪褒曼(Ingrid Bergman)說，每個女人心裏都有個怠工的人，我認爲很對。我想女人到了三十多歲就更能選擇終生伴侶，找到真能和她們愉快相處的人。

G：今天的年輕女性謀生活要容易得多；一般人結婚得也比較晚了嗎？

J：是的，我想這兩種發展很重要，我認爲其結果是較晚也較好的婚姻關係。也許不一定是婚姻關係，而是一種生活上的安排，一男一女，養育子女。

G：使妳想到寫「怕飛」那本書的種種都確實發生在妳生活中嗎？

J：我應該說是的。

這話聽起來有點曖昧，可是每次我說那本書實際上並不是自傳性的作品時，都沒有人相信我的話。因為書中的女主角是個詩人，是個金髮女郎，她的丈夫是個心理醫生，我的丈夫也是。不過我，我自己，和我的朋友們都知道書裏有多少都是杜撰的。

G：妳認為這本書不很「黃」嗎？

J：不，我不覺得。

G：一般讀者呢？

J：嗯，他們好像都認為很「黃」。

G：為什麼妳不覺得這本書很「黃」，而別人却有這樣的感覺呢？

J：呃，我想是因為他們看到那些他們只敢想像或只藏在心裏的東西，居然寫成文章印了出來，感



到非常吃驚。

G：如果一個女孩子在她二十二歲的時候找到了一個合適的男人，她會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呢？

J：哦，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所謂「合適的男人」這種東西。我是說，那本書裏的那個丈夫也不是個吃人魔。我覺得女主角只是很煩悶。她從來沒有經驗過多少事情。她希望能有些冒險，很興奮，很浪漫的經驗。我們所有的人都一樣。你知道，最讓我感到吃驚的是，男作家所寫的書裏的男主角，這種事都做了好幾百年，也沒那個覺得令人驚駭。可是碰到那個女人這樣的話，突然之間，這本書就成了一本很富突破性的書了。這就是所謂的雙重標準。雙重標準一向是唯性主義者用來操縱女性的工具。

G：女人是不是能和男人一樣

很輕易地有外遇，而後又再把愛情轉回到丈夫身上來？

J：這實在要看是那個男人，那個女人而定。

G：妳不認為男人把感情和性愛分開的能力要比女人強嗎？

J：男人通常都真想不到女人能將性和愛截然分開，而有很多男人根本就沒有這種能力，我相信，在我們美國文化裏，男人都被訓練得對他們的感覺麻木了。

G：妳認為女人能做「怕飛」那本書裏女主角所做過的事，然後再回到家庭裏去嗎？

J：哦，我認為絕對可以。性愛可以分爲好幾種。一種是只有一面之緣的，也有一種能讓你永遠永遠的愛下去，而且能不斷更新。

G：妳認為男人能接受這一點嗎？

J：能接受的越來越多了。我知道有很多人都這樣做法，而他們的父母也知道這些。

G：女人和男人有什麼不同？

J：哦，我覺得女人和男人心理上不同，但我不覺得他們在心理上有多大不同。我相信心理上兩性都很相似，都會很受孤獨寂寞的驅使，而有尋求伴侶的慾望。他們都追求安全感和穩定，好讓他們能够工作。

G：妳認為男人這種的需要也和女人一樣強烈嗎？

J：更加強烈的多。離婚之後，男人感到受不了的比女人來的多。他們都太嬌生慣養了，因為問題都由女人來解決，他們也都習慣了這樣。給寵壞了。先是媽媽寵，後來又是太太寵着。

G：妳有沒有寵壞了妳先生呢

？

J：從根本寵起。給他燒好吃的飯菜，總是「親愛的，你回家來的時候我總會在家。」每次我和別人約了談公事，也總匆匆忙忙地趕回家。

G：他就不這樣做嗎？

J：當然不，到我們快離婚的時候，我想我們都越來越覺的了這一點。我開始說：「哎，如果我要開會，我可以在外面呆的晚一點，你可以回家來開始做飯。」可是我們就連提出這個問題來，都等了將近六年的時間。

G：所以，基本上，妳認為女性在情感上要堅強的多嗎？

J：是的。

G：妳認為兩性之間還有什麼不同之處？女性和男性一樣有幽默感嗎？

J：當然。只不過她們沒有那麼多可笑的。顯然男女之間還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不同之處。一般說來，男人比較刻板，我曾經注意過男人看起書來總是從頭到尾，一字不漏。

G：有人說男人比較合邏輯，比較講道理。是真的嗎？

J：我並不認為男人比較合邏輯，他們只是墨守成規，他們比女性注重一種刻板的秩序。不過我並不認為這就是合邏輯。

G：是男人還是女人比較溫柔？

J：我發現男女兩性都能一樣溫柔。

G：如果妳兩性作一比較的話，妳會認為某一個性別的人比較有人情味，比較溫暖嗎？

J：我認為這是盲目自大而排

外的沙文主義的說法，我也覺得女人說女性比較道德時，也犯了女性沙文主義的毛病。

G：那麼所謂「尖刻的像個婊子」這類的俗話呢？

J：這是男性沙文主義用來攻擊女性發表意見維護自己權益的八股說法。

G：妳覺得男人和女人在主張自己意見上是不是差不多都一樣做法？

J：不，我想女人從來就沒法表達她們自己的主張，所以她們大多積鬱在心裏，受到壓抑和苦悶的煎熬。如果有那個男人要求合約按照條文規定執行的話，他就是個好生意人，如果女人這樣做，她就是個婊子了。

G：妳是否希望女性在工作 and 經濟方面能和男性完全一模一樣，

使得婚姻不再成為必要的一條退路？

J：我希望婚姻是一種可以有所選擇的行為，而不是一種不得不然的事情。

G：在經濟上，妳希望男女雙方都有相同的特權和責任嗎？

J：我希望女性能有完全相同的工作機會和報酬。

G：她們也該像男人一樣負完全的經濟上的責任嗎？

J：美國各地都有已經負有完全責任的女人。有很多男人失業，靠救濟金過活，遺棄了他們的家庭。我相信解決的辦法是男女平等的婚姻。我相信不管我有沒有兒女，也應該負起家庭經濟上應負的責任。

G：婦解運動是不是讓女性有其他的路走，而沒有給男性留退路呢？

J：當然也給男人很多別的路子。

G：比方說呆在家裏，讓他太養活他嗎？

J：只要他願意，而且不覺得會因此而感到屈辱。

G：如果我們的文化中還有性方面的改變的話，妳認為會是什麼呢？

J：我想一般人在性的方面還是很受壓制，雖然有避孕藥，雖然初中高中學生就有性經驗，我還是覺得他們很緊張，而且會有罪惡感。

G：妳認為他們對性應該有什麼樣的感覺呢？

J：呃，我希望我們能夠到一個大家不必對我認為是一種青年或成人可以有的正常經驗，對性的變化所有的渴求等等感到罪惡的時代。我正好相信如果一般人能有相當

的性自由，最後也能得到同樣的結果，就是認為穩定而大體上是一夫一妻的持久關係是一種很好的生活方式。

G：妳覺得不該有罪惡感嗎？

J：是的，不過我却很有過些這種感覺。

G：妳在婦運方面也很活動嗎？

J：我覺得我是個很獻身於婦運工作的女性主義者。不過我工作的方式是寫作，而不是去遊行。

G：妳願不願意談談美國的婦運領袖們？比方說蓓蒂·傅麗丹（Betty Friedan）。

J：我認為蓓蒂·傅麗丹是一位好作家，也是個很好的人，在這個國家裏做了很多事。在婦運裏，讓我難過的是女同性戀者和一般婦女之間的爭戰。我認為這實在是

外一個問題，結果使婦運在一般人眼中變得聲名狼藉。

G：凱蒂·米麗特（Kate Millett）如何？

J：呃，我佩服她所寫的東西，我也很喜歡她。我認為葛蘿莉亞·史蒂娜（Gloria Steinem）編「女士雜誌」（Ms.）也非常了不起，而支撐起身為一個代表性人物而負的重擔，也令人欽羨。我還希望能選貝娜·阿布祖格（Bella Abzug）做美國總統。

G：真的嗎？

J：我也願意選福特夫人（Betty Ford）做總統，我情願把票投給福特夫人，而不投給福特。我認為她很了不起。

G：妳真的認為女性在美國受到壓制嗎？

J：當然哪。